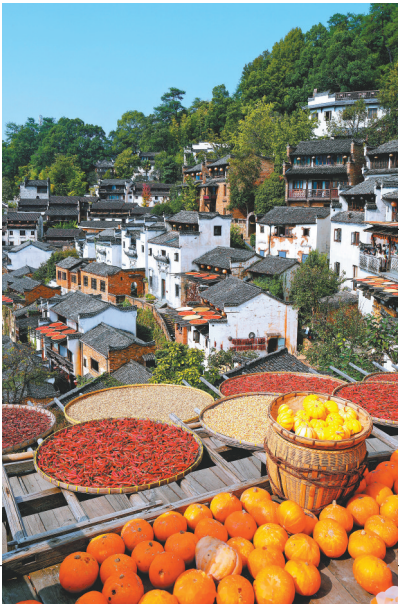




把日子晒成风景

秋意渐浓,晒秋正当时。房前屋后,屋檐窗台,一匾匾辣椒红似火,一串串玉米黄如金,一筐筐稻谷铺成画。农人将一年的收成晾在阳光下,也把日子过成了风景。

晒秋,晒的是五谷丰登的喜悦,是勤劳质朴的光景,更是对土地最深的感恩。每一抹色彩都是汗水的结晶,每一缕谷香都诉说着丰收的故事。

今年的香味存住了

晨光翻过东边的山脊时,屋顶晒台上的竹匾还空着。那光先是在匾沿上薄薄落了一层,不多时,温温热热的日光铺满了整个晒台。母亲搬着第一筐辣椒上来,竹匾与石板相碰,发出一声清脆的响。一股辣香顺着风漫进屋里,浅浅的,却像一根细线,轻轻一拽,就把人从被窝里牵了出来。

晒台上,七八个圆竹匾排开,宛若大地遗落在屋顶的调色盘。红辣椒切成细圈,铺成一片燃烧的晚霞;玉米粒摊得均匀,是凝固了的午后阳光;长豆角码得齐整,泛着碧玉般温润的光泽。母亲蹲在中间,佝偻着背,枯瘦的手在一层辣椒里缓缓翻动,指尖轻捻椒圈,掂掂里头的潮气还剩几分。

“晒秋急不得,”母亲说,“立秋后的日头最养人,你得顺着它的性子来。翻早了,辣味没进透;翻晚了,底下的就沤了。”她说话

间,阳光正一寸一寸地舔过辣椒的表皮,我听见极细微的哔剥声,是辣椒在日光里缓缓蒸干潮气的细微声响。

望着母亲翻晒的动作,儿时晒秋的日子从记忆深处浮了上来。那时我帮母亲搬匾、翻晒、收谷。只觉得太阳毒辣辣地灼着后颈,不明白为什么要把好好的日子摊开来受这份罪。如今在城里生活,菜市场一年四季都有鲜亮的辣椒,却再也闻不见晒台上那种浓烈到呛出眼泪的香气。原来有些东西,非得经过漫长的等待与煎熬,才能把滋味熬进骨子里。

母亲终于站起身,捶了捶腰,冲我一笑。夕阳把她的白发镀成了金色,她身后那些竹匾里的色彩愈发浓烈,仿佛要把一整个夏天的力气都用在这一刻铺展开来。晚风掠过晒台,掀起豆角淡淡的清香,那一瞬间心头的迷雾

被日光照透了。这满晒台的色彩和香气,不是一天晒出来的,是太阳从晨光到夕阳一寸一寸慢慢焐出来的,急不得。所谓晒秋,不过是把看不见的时光,变成了闻得到的烟火。

傍晚收匾的时候,母亲让我把豆角装进布袋。我的手触到那些被烈日炙烤了一整天的豆角,它们温热而绵软,我的掌心贴上去,还存着太阳整整一天的体温。母亲把布袋扎紧口子,凑在鼻尖闻了闻,满意地点点头:“好了,今年的香味存住了。”

那一刻所有的心绪都有了着落。立秋这天的晨光照进晒台,她把一年的光景一段一段收进布袋里,把湿漉漉的日子一把一把拧干,把浮躁的、多余的水分都交给秋风,只留下最醇厚的部分,等我们这些远行的儿女回来时,能闻见故乡的味道。

瞿杨生

晒秋染亮乡村

立秋过后,日头就变得金贵起来。晨起时还能摸着些凉气,一到晌午,那热劲儿又追着脚后跟跑。这时,村里人忙起来了,该晒的晒,该藏的藏,屋檐下、院场上,辣椒红、玉米黄、稻谷金,晒秋的颜色一下子把村子染亮了。

新摘的红辣椒带着露水,女人坐在门槛上,用粗线一针针穿过去。小娃娃踮脚想摸,大人叮嘱:“别碰!辣眼睛哩!”总有不听话的偷偷掐一点搁嘴里,下一秒便张着嘴“哈咪哈咪”满院儿跑。

新打的谷子潮气重,得趁日头最旺时摊开。男人拿着木耙来回走动,谷粒簌簌作响,恰似下着一场金色的雨。晒透的谷子“嘎嘣”脆,抓一把在手里,能闻见阳光的味道。女人用簸箕挡着风,嘴里念叨:“这风真会挑时候。”可眼角的笑纹藏不住对丰收的喜悦,晒得越干,冬天的饭桌就越踏实。

黎月香

把秋收进记忆

奶奶年年晒秋,但有一回,天边突然滚来一团乌云,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,豆大的雨点就砸了下来。奶奶急得连伞都顾不上拿,冲出去就抢收。我也跟着帮忙,两个人手忙脚乱地把竹席往屋里拖。到底是迟了一步,有些稻谷淋湿了。那天晚上,奶奶把湿稻谷铺在灶间,用小火慢慢烘干。灶膛里的火光映着她的脸,明明灭灭。

如今想来,那些晒秋的日子,晒的哪里只是粮食?分明是把整个秋天,都收进了记忆里。如今,老屋的晒场早已荒废,长满了青苔。但每到秋天,看见别人家晒的稻谷、辣椒,我总会想起奶奶晒秋的身影。

吴海贝

晒秋

唐安永

阳光铺开薄薄的金
农家的院坝
玉米排起金黄的长队
辣椒摊开火红的心事
黄豆抖落一整个夏天的风
南瓜袒露厚重的底色
竹匾静静卧在屋檐下
稻谷、花生、花椒依次铺开
每一粒果实都敞开怀抱
接住落日温柔的抚慰
风拂过晒场
漫开一年辛劳的滋味
色彩堆叠,深浅错落
是大地写给人间的丰沛
晒的不只是庄稼
还有汗水,期盼,烟火年岁
把沉甸甸的日子摊开
在阳光下
慢慢沉淀成丰盈

檐下晒秋光

天蒙蒙亮,东边的山脊线勾出一层淡青,人们已经拿着竹匾在院子里忙碌起来。刚刚打上来的桶井水冰冷刺骨,但清洗南瓜的双手却不能停歇。秋天的日光很珍贵,早点晒、晚点收,味道就不一样了。

小院藏在山坳里,对着长长的田埂。每年七月底到八月初的时候,门板、窗框和木板都会被放置在屋檐下、石阶边或者院墙根。各种各样的东西依次铺开:红辣椒串成一串挂在架子上,在屋檐角上挂满了一串串红灯笼;玉米脱去外壳之后留下一些穗子编成了辫子放在晾晒盘里,阳光照射下来的时候会散发出温暖的光亮;把南瓜切成均匀的小块铺在芦苇席上,经过两天的日晒之后边缘就会变软并卷起来,把整个夏天的味道都锁住了。

到了中午的时候,外祖母戴上了斗笠,赤脚走在烫人的石头上,弯下身子翻动篮子里的谷物。把手指插进稻谷堆中去拨弄底部的谷粒,使它们从指缝间滑出来。

日头西斜了,人们也陆续地把东西收起来。外祖母拎着晒匾里的玉米粒哗一声全倒入麻袋里去,声音很响亮。把辣椒装进竹篓中,把南瓜干放进陶罐里,把谷物放入仓库内。院子越来越宽敞明亮,空气中还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清香。最后一道夕阳穿过屋檐飞到空荡荡的晒匾边沿上时,在木纹当中留下了一颗芝麻静静发亮。外婆在门槛上坐着休息,把蒲扇放在膝盖上,看着收拾好的院子很久之后才轻轻地说:秋收已经结束了,生活也就安稳下来了。

邢凯